

■聚焦

## 丁冬、江红长篇纪实文学《耳蜗》

# 从残疾人身上看到我们自己

□李朝全

汪文勤主编,丁冬、江红合著的《耳蜗》一书(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讲述了许多人由于先天或后天药物原因导致严重耳聋,沦为伤残人士,而在安装人工耳蜗之后极大地改变了生活和命运的故事。这是一部富于感染力的长篇纪实。有位叫“深蓝”的大学一年级的医学生在网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论:

读这本书的时候,上铺就问我:你是不是哭了啊?我说没啊,其实很想哭,只是忍住了。但是当我全部看完后,真的哭了。我能感受到那些聋人的悲痛,也感受到了他们重新听到声音的喜悦,这一切都归功于“人工耳蜗”,归功于研究人员和医疗人员的付出。我从没像现在这样庆幸自己学的是临床医学,庆幸自己以后可以当个医生,可以像书里的那些人去帮助在身体上受到折磨的人。呵呵,真的感到很幸运,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么,就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吧!相信自己可以做到!呵呵,我们拭目以待……

纪实文学因为真实而感人,因为真实而分外具有力量和影响力。《耳蜗》这样一部描写耳聋患者康复经过的作品,竟然能够令一位未来医生坚定自身的职业选择,这,大概就是文学的独特魅力吧!

《耳蜗》最打动我的首先是那些聋者的人生故事。他们在无声的世界里苦苦挣扎,苦苦奋斗,与身体的残疾作顽强的抗争。譬如陆峰,因为错误地注射新霉素导致药物聋之后,始终不肯屈服于命运,在姐姐陆荣的帮助下,千方百计地想要恢复健全的听力。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在医生的帮助下,在中国第一个实施人工耳蜗手术并获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留学哈佛的梦想。此后,他甘愿加入耳蜗工程这项造福残疾人的事业。又如抗梦雯,这位第一个植入人工耳蜗的中国儿童,在父母和医生的关爱下,像健全人一样生活、学习、成长,开始了追求自己梦想的人生。残疾人的

人生,比健全人更加艰难、更加曲折,他们需要付出数倍于健全人的努力。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自己,看到自己漫漫的人生长路,看到路上的那些曲折、坎坷,它们相较于残疾人而言显得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今年初,我在整理撰写无臂钢琴师刘伟,“最美奥运火炬手”、原轮椅击剑队员金晶的故事时,就被他们的顽强、执著、乐观、进取的精神深深打动,希望读者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与勇气,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从残疾人身上,我看到的是我们健全人自身。自描去年出版了一本纪实散文集《被上帝咬过的苹果》,讲述了自己与病疾不屈抗争的经历,感人至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一个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有的人身残缺,有的人心理或性格残缺,有的人精神或灵魂残缺,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完美的。命运和生活的冲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受伤,变得千疮百孔。但是,从《耳蜗》为我们讲述的那些残疾人的故事,我们欣喜地看到,残疾本身并不可怕,只要我们拥有一个健康的灵魂,用坚韧的意志和精神的力量,是完全能够战胜残疾、战胜残缺,达到人生相对的完美的。由此看来,《耳蜗》感动我们的首先是一种壮烈的人性之美,一种强大的人性的力量!

全世界有6亿残疾人,中国有8500多万。我国目前只有1500多万人得到了康复服务,只有1.5万聋人安装了人工耳蜗,能够重新“听见”。他们用自己从无声世界到有声世界的幸福感受告诉我们:“听见”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也让我们每个人都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耳蜗》是一部描写残疾人生活及命运的纪实文学。以此为题材和主题的“残疾人文学”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轮椅上的巨人”史铁

生的《我与地坛》《命若琴弦》,到张海迪的《轮椅上的梦》《绝顶》,再到李春雷的《摇着轮椅上北大》,这一系列的优秀作品,构成了我国残疾人文学中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为当代文学添加了一种瑰丽动人的色彩。

冰心说:“爱在左,同情在右,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穿梭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亦不是悲凉”,“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耳蜗》最打动人的原因是其浓烈的爱的主题。在这“爱”之中,有以人工耳蜗发明者、澳大利亚博士克拉克,原同仁医院院长韩德民,台湾庚庆医院院长黄俊生等一批优秀医生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对残疾人朋友的真诚关心和帮助,也有以台塑总裁王永庆为代表的企业家、慈善人士对残疾人的真情大爱。王永庆他拥有着深厚宽广的爱心。在他看来,财富取之于社会,理当用于社会,要用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当看到许多聋儿因为安上人工耳蜗如同重见光明一般幸福,他毅然决定捐出约6亿元钱来资助1.5万名聋人恢复听力。

《耳蜗》中同样打动人的是那浓得化不开的亲人之爱。姐姐陆荣十几年坚持不解为耳聋的弟弟陆峰求医问药,最终帮助弟弟恢复听力,变成了一个与健全人无异的青年。在奇迹发生的那一刻,姐弟俩喜极而泣。那样的一幕,堪称人间最动人的一景。还有抗梦雯父母对于聋女的永不放弃和深彻骨髓的爱等等,都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耳蜗》就是一曲人间大爱的赞歌,是献给人世间一切美好情愫和情怀的礼赞。

从残疾人以及描写他们的“残疾人文学”作品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获感动,受到心灵的洗涤净化和精神的激荡升华。那种永恒的、不朽的、动人的人性,将引领着我们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坚持下去,并到达一个个人生新高度。

社会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关系,始终是作家需要认真面对和妥善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娱乐至死和媚俗文化流行的当下,作家可以抛开现实生活的逻辑进行穿越、戏谑、无厘头和混搭,但是文学艺术精品与经典的创作与创造,仍然离不开真实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起到了提升文学创作水准和内涵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作家需要通过深入生活、全面了解社会生活,发掘人民生活中存在的丰富的文学艺术矿藏,方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就拿工业文学创作来说,作为近现代北方工业发源地之一的天津,在工业文学创作方面曾取得了不菲的成绩。这与作家深入基层、进入企业任职的生活实践是分不开的。

在解放军进入天津前夕,孙犁写作了《谈工厂文艺》一文,明确指出“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号召“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文艺工作者进入工厂和作坊”。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体验和认识必须是深入和持久的,“生活不是十天半月就可以积累起来的。一进工厂,大家注意的是工厂外景、生产过程、机器的零件、工厂的术语……这是必须学习的,但这只是初步的学习”。作家要创作出“关于工人的有深刻意义的作品”,必须要有较长时间的生活积累。

作家王昌定在上世纪50年代曾两次到工厂体验生活,一次是到棉纺二厂“蹲点”,一次是到天津动力机厂任职。由于没有和棉纺工人打成一片,所以在创作上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之后,他坦诚自己当时创作的散文小说集《海河散歌》“自外于工人,如隔岸观火”。在动力机厂,王昌定“不再是旁观者的身份对新事物唱几句空洞的赞歌”,而是“去安家落户,担任实际的工作”,他学过车工,曾任机车间党支部书记,直接参与到工厂生产一线,创作了工业题材名作《海河春浓》。他在自传中特别强调:“通过朝夕相处与共同战斗,我对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有了较深刻的体会:他们是那样平凡而伟大。若干年后,当某些人对《讲话》破口大骂,全盘否定时,我仍然坚信《讲话》是文艺工作者的指路明灯,我确信从中得到了莫大的益处,这种益处决不因为以后的挫折而有所褪色。”他讲述了写作《海河春浓》的经历与体会:“我认真地思考了,咀嚼了两年的工厂生活,下决心不再考虑什么主题思想,首先比较真实地记录下生活感受与人物形象。我最初有些放不开,写了一段时间,笔逐步放开了,许多人物和场景都在我笔下活起来了,写得越来越顺手,不知不觉间,进入了创作的最佳心境。”1955年底,小说初稿完成了,王昌定总结说:“有的地方写得不太顺利,有的地方又写得十分顺利。我体会到,凡写得顺利的,都是生活和人物跃然纸上的地方”。《海河春浓》的成功,得益于作者对于工厂生产与工人生活的熟悉和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把握。有评论者指出,“正是作家这种认识与这种实践,使他在《海河春浓》的创作中表现了个性和独创……王昌定没有把笔只放在对先进人物的讴歌上,也没有以此来宣传描绘‘路线’斗争。他把小说的重点放在企业的领导思想和干部的内行化上。这样一举,小说与同类题材作品相比较,不只有另辟

■关注

蹊径的新鲜感,而且具有‘确实现实’的内涵。”

新时期伊始,“改革文学”从天津肇始,天津作家一度成为当代文学潮流的引领者,这与作家的生活经验及其文学认识有着密切联系。改革文学的作家大多有着工厂背景和经历,写作的内容也多与工业相关。工业文学不仅一直是天津文学中的重要一翼,而且也充当了其走向全国文坛的先锋角色。当前,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变使得工业发生了巨大改观,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与以往有了质的不同。大批国营企业的改制、合资甚至破产,“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管理理念与经营方式,而且在造成大批工人下岗、失业的同时,也改变了工厂与工人之间的属性关系,工厂仅仅成为工人谋生的场所,而不再是可以寄托精神、归属情感和发挥主人翁作用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去除了自己的社会属性及与工人之间的有机联系”。如何展现当前工业生产与工人生活的内在联系及其精神运行轨迹,成为工业文学创作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些作家已经意识到当前工业文学创作的危机与其蕴含的巨大前途,创作了一批富有现实感和思想性的作品,从历史的角度叙述了工厂的变迁和工人生存及命运的改变,并不断反思当前“工业题材”的困境与问题。肖克凡指出:“时代变迁了。那些本来应当也被列入‘工业题材’范畴的小说,往往被‘农民工题材’和‘底层叙事’所命名,以新品种出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以往的所谓工业题材成为‘稀有题材’,甚至被新闻媒体称为工业题材的写作陷入‘瓶颈’。”李敬泽评说:“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阶层,已经随着国情的改革,随着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过程,那个传统的工人阶层已经被取消,不是说工人没有了,而是现在的工人来源、成分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把工人都叫农民工,其实就是工人。在整个社会改制过程中,整个工人体系发生了变化,在工人的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这里面包含了巨大的艺术潜力。”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阶层的取消,工人与工厂关系的质变,以及工人身份认同的危机,导致了工人作家晋升路径的堵塞。上世纪50年代阿凤、大吕、董乃相、滕鸿涛、郑国藩、何苦和后来涌现出的万国儒等一批工人,成长为工人作家,并直接促成当时天津工人文学一枝独秀的盛况。这种情况在目前除了原有的基础和语境,工人创作和工人作家陷入了集体失语的困境。一线作家对当前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缺乏直接的体验和了解,因而表现出隔膜和冷漠。这是天津工业文学创作形成重历史叙事而轻现实叙述的原因,也是当前中国工业文学创作的困境。重振天津工业文学创作,除了开拓思路、采取新的措施发掘和培养工人作者,从工厂车间生产工人作家以外,也应该鼓励和支持作家对工业题材的介入,建立长效机制,创造宽松、有力的外部环境,推动作家进入工厂、融入工厂,积极参与工厂生产生活,使作家既能以平等的身份零距离地体验、感受现代工厂生产状况与工人的生存状态,同时激励和发挥其艺术才能与创造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和开掘艺术矿藏,形成艺术的高峰体验和创作的冲动,从而完成作家工厂生活积累的文学转化。

总而言之,现实题材工业文学出现的问题,仍然与现实生活相关,尤其是在基层工人作者因上升渠道阻塞而失语的情况下,作家现实生活积累的丰富程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 工业题材创作的难题与突破□闫立飞

■短评

## 大道的呼唤

□邵科祥

《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是仵埂的又一部文艺评论集,我有幸较早地阅读,不难发现他的勤奋,几年的工夫,就积攒起许多篇章,有不少还是系列的,可见他对某些问题思虑的持久。真的应该向他致敬,向他学习。这几年,不知什么原因,我变得懒怠起来,很少写甚至不愿写,所以看到仵埂的成果层出不穷自然有点惭愧。不过,我更多的是从他的著作中受到启发。

仵埂的这本集子正如其名称,涉及到两个领域:文学与历史,既突出了文学的特征,也强调了历史的关联。现在看到的很多文学评论,就文学谈文学的多,联系历史与现实的少。也许有人觉得结合历史论文有点老套,但超越历史言说文学是否觉得轻飘?这是一个“吊诡”。仵埂喜欢用这个词,一方面说明悖论的现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也只有这个词才能准确地传达复杂的感觉。所以,我也来学舌。大概在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元命题:文学的精神何在?是它独立的审美功能抑或

是它与人生历史的内在联通?如果在商品社会的今天,我们单纯视文学为娱乐、游戏的一种形式,那么很多价值观都需要重估。文学的存在意义也会受到质疑。因此,我赞同并坚持社会历史学的批评传统。仵埂对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的指斥就很有力,也有广泛的针对性。他发现了文坛一种普遍的“颠覆”历史倾向,这种倾向不是出自于创造的原发欲望而是商品效应的诱惑。尤其是,这种倾向的后果会导致读者对历史、人生的严重误读。所谓人间大道、天理的丧失。“在这种表述里,读者看不到天光云彩,看不到人性的诗意图,看不到历史终在通向文

被他上升为小说的伦理:“对个我命运情感的关注一直是艺术坚守的一个内核。艺术将个我潜藏其中,使其萌芽壮大,以抗拒社会整体对个我的漠视与摧残。”“小说的伦理精神却与专制相对,小说从根本上歌吟的是个体的命运。”这种理论的叩问充分展示了仵埂广阔的胸怀与深厚的学养,加之他的文行古今中外,纵横捭阖,既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也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

实际上,我更喜欢仵埂一组感性的篇章,这就是集子中的第三部分“摇曳的文化风情”。也许这组文章带有某种知识的普及性质,但是对不少人来说也不失一种视野的拓展。《五四运动的面貌》《怀念大师:仰望人文的脊梁》让我们了解到上个世纪志士、哲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诗人小宛:归途中的咏叹》一篇,给读者描绘了一位美艳、凄惨的另类诗人的唏嘘命运。

掩卷沉思,我仿佛看到仵埂忧患的目光饱含着对文学深情的期盼:大道归来吧。

## 中国作家协会2012年新会员名单(385人)

北京7人

王振林、付文顺、刘晓川、祁又一、许苗苗(女)、许福元、李素红(女)

天津3人

卢翎(女)、杨伯良、赵文秀(女)

河北10人

王梅芳(女)、白庆国、闫荣霞(凉月满天,女)、张凡修、张书琴(女)、李秀龙、李润平、郭宝亮、曹德全、韩进勇

山西10人

王立世、宁鹏程、石新民、刘慈欣、孙频(女)、张乐朋、李拴亮、陈春兰(女)、聂利民(聂尔)、薛俊明

内蒙古11人

乌云毕力格(女,蒙古族)、刘建增、那·呼和诗贵(蒙古族)、张秉毅、杨瑛(女,蒙古族)、阿尤尔扎纳(蒙古族)、恩克哈达(蒙古族)、莫日根(女,蒙古族)、都嘎尔(蒙古族)、照日格图(蒙古族)、额尔敦巴雅尔(蒙古族)

辽宁14人

万胜、王宁(女)、王茵梦(女)、从黎明、田力、刘川、刘文艳(女)、刘国强(满族)、汤士安、张晓峰、杨利景、赵颖(女,满族)、商晓娜(女)、颜梅玖(女)

吉林6人

刘鸿鸣、孙业文、孙昱莹(女)、李发锁、金红兰(女,朝鲜族)、夏恩民

黑龙江9人

包铁军(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刘建国、张云成、张恩儒、李云迪(朝

鲜族)、陆有军、修来荣、段金林(回族)、桑克

延边4人

朴善锡(朝鲜族)、金学松(朝鲜族)、金荣健(朝鲜族)、金革(朝鲜族)

上海10人

孔海珠(女)、王晓君、孙琪琪(女)、孙思(女)、杨斌华、甫跃辉、罗怀臻、郝国民(郝雨)、崔素华(女)、管志华

江苏24人

孔灏、王成章、王彬彬、叶江闻、刘华君(寂月皎皎,女)、刘季(女)、张士浦、张宗刚、张宜春、张继安(张寄寒)、李锋古、杜怀超、沈习武、沈仁法、陈义海、陈忠海(中海)、陈鸣鸣(女)、范红新(范婉,女)、俞前、姜晋、柳袁照、赵军、徐浩然(回族)、章立保

浙江11人

马伟琳(女)、张秀娟(女)、张晓红(女)、张瑾华(女)、李英、李迪群、陆亚芳(女)、陈人杰、周鸣、章文花(木木,女)、潘家萍(浦子)

安徽7人

马德俊、许冬林(女)、许松涛、许泽夫、余同友、吴守春、陈家萍(女)

福建11人

冯敏飞、卢辉、叶荣宗、张勇、李婧(女)、陈家恬、陈婷婷(怡霖,女)、林文滩、林典铭、欧逸舟(女)、郑建光

江西7人

李洪华、杨振霄、姜钦峰、彭文斌、赖

章盛、赫东军(满族)、樊健军

山东20人

马汉跃、王萌萌(女)、乔洪明、刘北、刘金霞(女)、孙桂丽(嘉男,女)、牟文、许烟华、宋尚明(女)、张富英、李军(李庄)、李志明、辛国云、陈璞平、柏祥伟、祝红蕾(女)、胡培玉、徐勇、曹文英(曹国英,女)、臧利敏(女)

河南18人

孔祥敬、司玉亮、刘先琴(女)、孙玉亮、朱冀濮、余宏昌、张丙辰、张克、张运涛、李乃庆、李亚东、孟红梅(女)、尚成敏(女)、苗四海、涂白玉、黄旭东(回族)、蒋春霞(女,满族)、熊西平

湖北20人

王少兵(哨兵)、王君(女)、王玲儿(女)、刘久和、刘诗伟、佟文西(满族)、张道清、李武育、李榕(女)、邹晓芳、陈旭红(女)、陈雄(回族)、范红玲(女)、郑能新、望建蓉(望见蓉,女)、傅炯业、程良胜、韩忠学、蔡秀词、樊星

湖南13人

方雪梅(女)、叶凌云、甘建华、石继丽(女,苗族)、任美衡、刘子华、向延兵(土家族)、向迅(土家族)、余红(女)、徐昌才(侗族)、蒋勋功、谢枚琼、魏剑美

广东17人

于爱成、刘迪生、孙向学、毕亮、米军喜、阮波(女)、吴迪安、陈宇(厚圃)、林汉筠、胡磊、钟建平、钟道宇、凌春杰(土家族)、唐晓虹(女)、盛慧、曾志平、蒋楠

广西4人

余思(女)、陶丽群(女,壮族)、梁晓阳、董晓燕(女)

海南3人

吉君臣、林森、符兴全&lt;/div